

著名画家史国良:

母亲叮咛我们要正直善良

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,此刻回忆起她,心中百感交集,万般情愫涌上心头。

母亲不像父亲那样,对我要成为画家的心愿给予诸多鼓励与期盼。她只是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,未上过学,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。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,十五岁的她便被定下与父亲的婚事,先到父亲家中生活,而那时的他们,从未谋面,更谈不上什么爱情,父亲当时还在遥远的关东闯荡谋生。三年后,父亲归来,便带着她一同奔赴关东,开启了两人相濡以沫的日子。

我们兄弟姐妹七人,三个姐姐、两个哥哥、一个弟弟,我排行第六。新中国成立后,父亲参与了北京十大建筑的建设,我们家便随之迁居北京,在北新桥九道湾租了一间小平房,我便是在那里出生的。由于家中子女众多,负担繁重,母亲便从此放下了外出工作的念头,一心操持家务,守护着这个大家庭。

在我的记忆里,母亲是一位格外勤劳、坚韧能吃苦耐劳,手巧且心地无比善良的女性。家中所有的家务,皆由她一人包揽,我们兄妹几人的衣裳,也全是她亲手缝制的。尤其是鞋子,孩子们好动,很容易磨损,她便常常熬夜搓麻绳、纳鞋底。我至今清晰记得,她总搓到深夜,先是在小腿上搓,搓得发红发烫,便换到大腿上继续,有时左腿的皮肤被搓破,结了痂,她便换右腿,日复一日,她的两条腿上,总留着密密麻麻的结痂印记,那都是为我们操劳的痕迹。

每逢大年三十,她总会把提前许久就准备好的新衣服,送到我们手中,那是她省吃俭用一整年,一针一线为我们每个人缝制的心意。由此,母亲也是一位极其节俭朴素的人。还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,我的作品《刻经》荣获大奖,有人出钱买走了这幅画。我拿了三万元回家,当我把沉甸甸的现金往炕上一放,差点把母亲吓住,她这辈子从未见过这么多现金,急得脸色都变了,紧张地反复追问我钱的来

历,生怕我做了什么坏事。直到我说明这是卖画的酬劳,她才由满心的担忧转为由衷的喜悦。可多年后我才发现,这笔钱她一分未花,她说要帮我存起来,等我日后有需要时,能有个备用。

虽然母亲不像父亲那样,能在事业上给我太多支持,也不及父亲那般理解我对绘画的执着,但她尽到了一位母亲所能尽的全部责任。她虽没有文化,却有着最朴素、最珍贵的品质,也格外重视对我们的教育,她的一言一行,都深深影响着我们每一个孩子。她常常在我们耳边叮咛,要勤奋努力、踏实做事,要做一个好人,做一个善良的人,做一个正直的人,这句叮咛,至今仍在我耳畔回响,成为我一生前行的准则。

2006年,母亲不慎摔倒,从此行动不便,只能依靠轮椅生活。我们兄弟姐妹几人想尽了各种办法,悉心照料她的饮食起居,虽不能再行动自如,但母亲的晚年过得十分舒心快乐。2016年,她离开了我们,永远定格在了我们的记忆里。送别她的那天,我小心翼翼地保留了她的一缕头发,如今,这缕头发仍在家中供奉着,就像母亲从未离开过一样。

适逢母亲节,这份对母亲的思念越发浓烈,那些与她相处的点滴场景,依然历历在目、清晰如昨。愿母亲在另一个世界,无病无灾、安然顺遂,也祝愿天下所有的母亲,平安健康、喜乐常伴。



史国良作品《前世今生》里一位母亲抱着小孩。

广州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朱光荣:

母爱如灯

母亲姓黄,1940年出生在广州。那时候,国家正处在战乱之中,山河破碎,战火纷飞。她还在襁褓里,就被亲生父母送走——也许是实在养不活,也许是战乱太残酷。幸运的是,后来她被佛冈迳头的一户好人家收养,那就是我的奶奶。她从此改姓朱,像一株漂泊的小苗,终于扎下了根,在风雨里慢慢长大。

母亲天生一副好体格,结实又有力气。少年时在佛冈县城读书,她跑百米快得像阵风,常拿冠军;跳远轻盈得像燕子;打篮球时,她投出的球弧线漂亮,又准又稳。那些年,她在运动场上练就的不只是速度和力量,更是一种不怕苦、不服输的性子。后来,正是这副身子骨,撑起了我们整个家。

她读书不多,却把做人的道理融进了日常的一言一行里。她常说:“做人要像运动员,该拼的时候拼尽全力,平时也要守规矩。”这话不是教训,是她自己一步步走出来的经验。她从不逼我们考第一名,却最看重品行:我们贪玩,她轻声劝;我们吵架,她耐心促和;我们得意忘形,她就轻轻拍打一句。日子再难,她也会愿意帮助我们更难的邻里。她用瘦弱的肩膀告诉我们:善良,比聪明更需要勇气,也比聪明走得更远。

我小时候比较调皮,像块带棱角的石头。有一次在院子里和孩子们玩,我随手捡起一块石头扔出去,正好砸中四哥的头,血一下子流了出来,像一朵红花绽放在发间。我吓坏了,转身就跑,躲在大院外的黑暗角落里不敢归家,像个被抛弃的野孩子。夜深了,灯也暗了,母亲一路找来。她一句话没说,只是轻轻牵起我的手。那只手并不宽大,却像锚一样,把我这艘快要翻掉的小船稳稳拉住。我紧紧攥着她的手指,不敢抬头——不是怕挨骂,是怕看见她眼里的失望,更怕看见那失望底下藏着的泪水。回家的路不长,她走得很慢。那沉默的牵手,是一句无声的承诺:无论你走多远,闯了多大的祸,回来,家门永远为你开着。

说来也巧,我的老师卢延光曾画过一套《龙女牧

羊》连环画。母亲属龙,父亲属羊,竟像画里走出来的故事,成了我们家的真实写照。父母一辈子相敬如宾,很少大声说话,为我们撑起一个温暖安稳的家。母亲的教诲,就像屋檐下细细的雨,不知不觉间,把我们做人的分寸和规矩,一点一滴地浇灌透了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父亲被下放到江西赣州。母亲已经生了两个孩子,身边还带着父亲前妻留下的两个孩子。四个孩子压在她肩上,像四座山。1965年春天,她怀上了我,本来并不打算要。她去广州中医学院开了打胎药,连吃了一个星期,可我在她肚子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医生也奇怪:“这孩子看来是非要来这世上走一遭的,快换补药保胎吧。”母亲没办法,只好把我留下。也许是因为这番折腾,我比预产期晚了半个月才出生,从小体弱,资质也一般。她看在眼里,疼在心里,从此对我这个小子,便多了一份怜爱。多年后,她不顾父亲反对,把这段往事告诉了我——不是为了诉苦,而是一个母亲对幼子最诚挚的交代和信任。

正是那次“被留下”,成了我不甘平庸的根。四十年前,我不愿在省委党校当临时工,像浮萍一样漂完一生,心里有个声音在喊:该找一件让灵魂燃烧的事。对我来说,艺术就是那团火。感谢母亲,当年终于决定把我带到这世上,让我得以奔向那束光。

母亲今年八十六岁了。我真心盼着她这副硬朗的身子骨,能迈过九十,走向百岁。而我也从她的言传身教中,牢牢记住了一句最朴素的话——善良,才是我们可以守护一生的明灯。

(詹今朝对本版内容亦有贡献)

八十六岁母亲大人造像
丙午母親節
心泉山人作

朱光荣作品 八十六岁母亲大人。



朱光荣(右)与母亲。